

文學筆
記叢書

七修類稿

下冊



廣益書局刊行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出版

七修類稿

標點者 桐廬主人

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

發行人 周健人

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
廣益書局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

洋裝二冊定價三元六角

七修類稿 卷下

辯證類(下)

曲語有本

捫蝨新話載王元澤詞曰：「露晞向曉，簾幙風輕，小院閒晝；翠逕鶯來，驚下亂紅鋪繡，倚危欄望高榭，海棠帶雨，胭脂透，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。倦遊宴，風光滿目，好景良辰，誰共攜手？恨被榆錢買斷，兩眉長皺，憶高陽人散後，落花流水人依舊，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！」調寄倦尋芳慢。今曲中「簾幙風柔，庭幃晝永，海棠帶雨，胭脂瘦，因循過了清明也」等句，本諸此。

二花蕊夫人

前蜀王建晚年，納徐耕二女，長爲翊聖賢妃，次爲順聖淑妃。後賢妃生王衍，淑妃號花蕊夫人。二妃遊燕汙亂，亡國後乃隨衍入唐，半途遇害。後蜀孟昶亦有花蕊夫人，乃作宮詞者。國亡乃隨昶入宋，後爲太宗射死，亦姓徐。(或曰費。)菽園雜記又云：「墓在閩之崇安者，乃南唐宮人，選入宋宮，太祖號爲小花蕊。」予考二人最明，若是則有三矣；但就便入宋，死亦未必發葬閩地，恐崇安之墓爲訛，不知陸公何據也。閩地彼時雖屬南唐，亦遙受降，唐自多事，閩復奪於吳越，獻表世宗，未必王氏宮人，民間女子曾爲李煜選也。

梅雨

碎金集云：「芒種後逢壬入梅，夏至後逢庚出梅。」神樞經又云：「芒種後逢丙入梅，小暑後逢未出梅。」人真適從，予意作書者，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。觀杜少陵詩曰：「南京犀浦道，四月熟黃梅，滿江去，冥冥細」

雨來。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，則蜀中梅在四月矣。柳子厚詩曰：「梅實迎時雨，蒼茫覺晚春。」此子厚嶺外之作，則又知南粵之梅雨三月矣。東坡吳中詩曰：「三句過久黃梅雨，萬里初來舶越風。」又埤雅云：「江湘二浙，四五月間有梅雨，黦敗人衣服。」予嘗亦戲爲詩曰：「千里殊風百里俗，也知天地不相同。江南五月黃梅黦，人在魚鹽水滷中。」是知天地時候，自有不同如此。

黃鶴樓

嘗言李白因崔灝題黃鶴樓詩既工，遂有恨不搥碎之說，故不再題而去，遂題鳳凰臺以擬之。今集中又有望黃鶴樓古詩一首，意前聞訛矣。然細讀之，乃是題黃鶴山者，樓固因山而得名，不應無一句到樓字上，此必刊題之訛。不然，何有「崔灝題詩在上頭」之句耶？又楊齊賢之註，但遇黃鶴樓處，或註鄂州岳州，又曰「在邠州」，不知何也。下文復云「因山得名」，又似一矣。

奪胎換骨

冷齋夜話載山谷曰：「不易其意而造其說，謂之換骨；規摹其意而形容之，謂之奪胎。」覺範復引樂天「醉貌如霜葉，雖紅不是春」，至東坡則曰：「兒童誤喜朱顏在，一笑那知是酒紅。」此謂奪胎。予以山谷之言自是，而覺範引證則非矣。蓋東坡變樂天之辭，正是換骨。如陳無已挽南豐云：「邱原無起日，江漢有東流。」乃變老杜「爾曹身與名俱滅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」，皆此類也。若安石卽事云：「靜聽鳩鳴午」，乃取唐詩「一鳩鳴午寂」，紅梅云：「北人初未識，渾作杏花春」，卽晏元獻「若更遲開三二月，北人應作杏花看」，此乃奪胎也。山谷之言，但加數字，尤見明白，則覺範亦不錯認。如「造」字上加「別」字，「形」字上加「復」字可矣。

永樂正德

紀年之號，必擇正大光明之字，少有疑似，卽不用也。如淳熙之「淳」，先用「純」字，人有言「純」字有屯字

在傍，遂不用也。有因時事而用好字眼者，如國朝天順之類是也。必不可重用，古今不易之道，若用先朝字眼，有故然而然，如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，因思太宗貞觀，明皇開元爲不可及也，故改元爲貞元，各取一字，以法象之。至宋孝宗卽用以爲故事，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若永樂乃宋時方臘（出宣和遺事）并南唐賊張遇賢年號（出五代史）而正德亦宋時西夏賊之年號（出宋史）不知何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憶及此卽劉豫之母諡慈憲，宋理宗生母亦諡慈憲之事歟？

張司封

錢唐江干張司封廟，宋太宗朝進士，仁宗景祐中出爲兩浙運司，名夏，字伯起，雍邱人也。正史作兵部郎，由前爲兵部郎也，舊碑作張太常，由後嘉祐又有功而贈爲太常少卿也。宋祠典作工部夏員外，訛也。俗呼司封以其有功授司封郎中也。其稱謂不同如此。按四朝聞見錄云：「杭州江岸，率多薪土，潮水衝激，不過三歲輒壞。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，以防江潮，旣成，杭人德之。慶歷中立廟於堤上。嘉祐十年，又因功贈太常少卿。政和二年八月，封寧江侯，改封安濟公，併賜其額曰「昭貺」。今廟中之碑作「真宗時，出爲運使治塘。天聖間，石塘又壞，運使田公知府楊公率僚屬祠公堤上，功成，贈太常，封寧江侯，則慶歷年也。至大觀改元，封安濟，不知何據。」予意葉紹翁之作四朝錄，尙近當時，所考必精。今廟之文，恐亦傳訛。且真宗時司封旣築，何數年之後，田公楊公又爲築之？旣曰「石塘復壞於天聖」，何至慶歷之時，方稱有功，朝命贈官封爵時之相去又遠矣。若夫四朝錄以爲作堤十二里，碑文曰「四千六百四十丈」，此則量約之數同也。但江塘有三十里之遠，而二文皆不言所修之處，予意必自司封廟地下，至慶春門，蓋今自候潮門內以北一帶街坊土地，皆安濟之廟，必當時沿江小民，亦各立祠以祀。蓋此街原係城外沿江之地，且慶春以北，又爲新塘，乃國朝之築，而錢氏之築，想皆通塘之地矣。或歲久而中之一改已壞，乃爲昭貺之再築，餘者或修或增，不至大壞而爲功之易耳。予嘗見杭志祀典於昭貺之下，欠載碑文，因留心以考之。

故略言於右。

■青衣泉考

杭吳山重陽菴有泉曰青衣洞泉，臨安志杭州府志皆以爲唐開成間，道士韓道古遇青衣童子入洞，故名。按洞宋爲寧壽觀之地，韓侂胄鑿山爲園，作爲流觴曲水，自青衣下注於壑，十有二折，潞於閣古堂前，卽名泉爲閣古（見說郛）。故當時言官論侂胄有「刼造亭館，震驚太廟之山」，蓋宋太廟正當泉下之山也。又考陸放翁閣古泉記，則記中但言泉之甘寒清冽，鋪敘地景，無青衣之事也。又曰「泉壁有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鑑元八分書」，而癸辛雜志載「爲元年六月南嶽道士邢令錢塘令錢華題名，道士諸葛鑑元書」，俱不言道士韓道古事也。作記時寧宗嘉泰三年，予意青衣之事，必見於嘉泰之後，咸淳之前，故陸記無而臨安志有也。今二志以爲開成，非矣。而洞記以爲見於大德丁酉，尤非也。予又恐韓閱古訛而爲韓道古，未可知。若夫建庵之日，必開成年間，鑿石之字可證矣。但恐名非重陽，至大德間始有重陽之名，故石壁又有廣微子書「大重陽庵」字（廣微元時天師也）。今庵記曰「韓之建庵無歲月」，是考之不精，未知有八分題名之石刻，故泛云耳。惜八分之刻，歲久石泐，今不明白，如末後「諸葛鑑元書」止有「元書」二字，可嘆。

■集古錄碑字

歐陽公集古錄中載後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，前碑考云「孔子十九代孫，官至河東太守，惜其正當名字處而磨滅不可知也」。後碑考云「宜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，字德讓，歷郡諸曹吏，惜名磨滅不知也，碑在孔林中」。予以先聖宗譜考之，十九代孫河東太守名震，字元上，二十代孫郡曹吏字德讓，名謙也。都尉君名宙，正孔震之弟。不知歐公當時每碑或考或論，皆有下落，此何不借孔譜以考之耶？今爲補之，不知二碑今尚在孔林否？

■共工考

嘗讀董子禱雨文中「其神其工」意共工惡臣，舜所流也，何以主水？後見淮南子原道篇曰：「共工與高辛爭帝，不勝，遂潛於淵。」註謂：「共工以霸力行水於義農之間者也。」杜預曰：「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，在神農之前，太昊之後，亦受水瑞。」而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，以平水害；兵家有共工水害，顓頊擒之之說。又史曰：「共工作亂，振滔洪水，以害天下。」皇天弗福，庶民弗助，女媧氏戮之。」據此，則因其受水之瑞，能振滔之死，卽以之爲水神也。故後世言之者，以爲名在義農之間是矣，非堯典「方鳩僝功」者乃舜所流耳。其戮之者曰女媧曰高辛曰顓頊，不同，世遠事微，紀之錯也。其曰爲神者，豈有天人弗祐，以害天下者可祀之耶？此董子所以不純也。

偽墨艾納

烏賊魚暴乾，俗呼螟脯，其魚腹中之墨，可以書紙，經年而自脫跡。奸詐之徒，或以書券也。又龜尿磨墨，寫字於木板，可進寸許，雖水洗斧削，亦不磨滅。艾納出西域，似細艾，又松樹皮上綠衣，亦名艾納，以之和合諸香焚之，能聚其烟青白不散，亦奸人假以爲仙者，皆以二物給人。

張顏書

張旭雖以草書名世，予嘗見有郎官石之楮也。楮字無出顏柳，雖有骨，似疎脫，少勁拔，且書體一例。魯公之書，予所見者，東方朔像贊，與金天王廟題名，皆大字也。一則莊偉，一則俊拔，小字如干祿帖，與麻姑壇記，干祿則持重，舒和，壇記則遒峻緊潔，似非一手所出。意者傳模鐫刻之有工拙耳。及觀多寶座位等碑，則筆意又迥不同。把翫久之，筆畫形體，雖有粗細大小，而帖帖有法，愈看愈佳。此公之書，百世不可及也。始如公之爲人，雖所遇不同，無一毫之邪媚。歐公云：「杜濟之碑，雖不書名，殆非魯公不能也。」正謂是耳。

易文別見

易曰：「理財正辭，禁民爲非曰義。」李蕭遠連命論曰：「何以正人曰義。」易曰：「履虎尾，愬愬終吉。」呂氏慎

大篇曰：「慙慙履虎尾終吉。」

■欸乃

「欸」，嘆聲也，亦作欸，本哀音，收仄隊二韻，亦讀作上聲，欸按說文無襖音也。「乃」，卽俗之迺字，春秋傳以爲難辭，王安石謂繼事之辭也，而說文亦無襖音。今二字連綿讀之，是棹船相應之聲。柳子厚詩云：「欸乃一聲山水綠」是也。後人因柳集中有註字云：「一本作襖」，遂卽音欸爲襖，音乃爲襖，不知彼註自謂別本作襖，謂欸乃當音襖，黃山谷不加深考，從而實之。「欸乃」是湖中節歌之聲，元結有欸乃曲已一錯也。其甥洪駒父又辯曰：「『柳子欸乃』一聲山水綠」，而世俗乃分欸乃爲二字，誤矣。」（見冷齋夜話）尤爲可笑！不知此欸字爲何字也，雖海篇雜字中亦無也。又按劉蛻文集有湖中襖歌，劉言史瀟湘詩有「閑歌暖迺深峽裏」，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歌，則知二字有音無文者，特柳子用此二字，後人註之，毛晃境入韻中，故數字之意皆同，而用字自異，是數字不妨並行，特用其音意耳，韻會已少辯之矣。

■桂花四出

諸花皆五出，蓋土之生物，五爲成數也，嚴桂止四出者，秋已屬金，西方金之成數又四也，故桂金色而四出，開於秋也。

■曹操不復姓

曹操本姓夏侯，父嵩爲中常侍，曹騰養子，嘗意其富貴之極，何不復姓？後見一書云：「當時有以讖緯進者云：『古者名官職不言曹，自漢以來，始名官盡言曹也。』至吏亦言屬曹，卒言侍曹，此非天意乎？」操遂不復姓。」此或實事。

■綠頭巾

吳人稱人妻有淫者爲綠頭巾，今樂人朝制以碧綠之巾裹頭，意人言擬之此也。原唐史：李封爲延陵令，吏人有罪，不加杖罰，但令裹碧綠巾以辱之，隨所犯之重輕，以定日數。吳人遂以着此服爲恥意。今吳人罵人妻有淫行者，曰「綠頭巾」，及樂人朝制以碧綠之巾裹頭，皆從此意來。但又思當時李封何必欲用綠巾及見春秋時有貨妻女求食者謂之娼夫，以綠巾裹頭，以別貴賤，然後知從來已遠。李封亦因是以辱之，今則深於樂人耳。

杭石經并考

宋紹興二年，高宗宣示御書孝經、易詩書春秋左傳、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、儒行經解五篇，刻石太學。淳熙中，孝宗建閣藏之，親書扁曰「光堯石經之閣」。朱子修白鹿洞書院，奏請石經本，卽此是也。元初，西禿楊璉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，欲取碑石疊塔。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，幸而獲免。後學爲西湖書院，碑閣俱廢。國朝改爲仁和學，後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，而石經亦舛致焉。歲深零落，踏臥草莽間，而龜趺龜首十缺其半。宣德元年，侍御吳訥屬郡收緝，凡得百片，真之大成殿後兩廡，已爲不全之器矣。然向徵申屠公之力，此物安知其所耶？蓋亦輟耕錄中唐義士之流也，惜無所考，不能備述其人耳。又有高宗自製伏羲堯舜湯武孔顏曾孟贊并書及小書七十二賢贊、李龍眠圖像，今與石經並存，唯秦檜之文侍御磨去之矣。近於正德十三年，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。至於歷代石經，漢有蔡邕隸書傳稱六經止是易書公羊禮記論語（見洛陽記）。此石在洛陽太學門外，魏有邯鄲淳所書三體石經，予意此亦恐訛。蓋淳乃漢順帝時人，作曹娥碑時，年必二三十矣，至魏文帝已百數十年，魏略載淳爲博士，恐又一人，否則或梁鵠鍾繇等書。晉惠帝時侍中裴頠修學書經刻石，皆在洛陽。唐貞觀時，太宗命唐元度書九經訓釋，是名九經字樣。文宗時高重爲祭酒，與鄭覃復刻九經，皆在長安國學也。後蜀孟昶時，孫逢吉等五人書刻七經，周易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於益都。宋嘉祐中，楊南仲章友直篆書六經於國學，至高宗之刻，共八次也。丹鉛論以「邕書爲第二」，嘉平四年事，初刻在靈帝光和六年。予意既無書者姓名，年分又

倒，恐亦非也。

■相逢盡道休官去

「相逢盡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見一人？」仕路多誦之，不知唐人詩也。章丹寄靈徹詩曰：「王事紛紛無暇日，浮生冉冉只如雲，已爲平子歸林計，五老巖前必共聞。」徹奉酬云：「年老身閒無外事，麻衣草坐亦容身，相逢盡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見一人？」

■欄杆

欄杆有三義，木之欄杆，人人所知；若曹植詩曰：「月落參橫，北斗闌干。」欄杆，橫斜貌也；又長恨歌曰：「玉容寂寞淚闌干。」闌干，眼眶也，故韻書有眼眶之訓。

■歐陽詹

韻語陽秋曰：「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，言其事父母至孝。」又曰：「讀其書，知其爲慈孝最隆。」及觀國川名士傳載：「詹，潯太原之妓，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，既愆期而妓疾革，將死，割髻付女妓以授詹，詹一見大痛，亦卒，斷爲不孝。」而續談亦以爲未孝。余讀其文集，詩有發太原寄所思，正其妓矣。至於樂津店絕句有所恨二章，是男女之色，皆好之者，念其爲人可知。韓之言，殆一時之偏蔽使之然也。韓非同榜相好之故，故亦曰：「今其死矣。」而非若他人之辭死於何症何所也。孟簡又有惜之之說明矣，苟讀其書，求其爲人，偏於情義之篤者，故韓公之言亦不誣。

■翰墨全書人號

翰墨全書大德間劉應李所編，多取近代本末，詩文篇章之下，多書字與號焉。顯者可知，餘無姓名，猶不具也。因以所知者，或名或字，以其世所行者，書之於後，以便檢閱。羅狷庵（頌）羅存齋（願，卽鄂州）羅此庵（點）羅

止之（適）趙紫芝（師秀）趙章泉（蕃）章義若（陽）章懶庵（路中）徐穀齋（僑）徐山民（照）徐思叔（得之）徐師川（俯山谷甥也）戴石屏（復古）戴東臯（敏才，石屏父也）韓澗泉（琥）韓南澗（無咎）曾茶山（幾）曾梅野（覲）王初寮（安中）王仲至（字也，名欽臣）王盧溪（庭珪）王教授（蘭）王麗軒（實）王茂周（鎬）陳后山（名師道，字無已，一字履常，即卻衣之陳二也）陳簡齋（名與義，字去非）陳野雲（至道）陳覺民方秋厓（岳）方北山（豐之）張芸叟（舜民）張文潛（未）張無垢（九成）又號橫浦居士）張商英（號無盡居士）黃知命（叔達，山谷弟）黃白石（景說）黃寅庵（大臨，亦山谷弟）黃通老（中）汪浮溪（藻）汪龍溪（亦名藻）汪玉山（應辰）姜梅山（特立）姜白石（夔）潘轉庵（種）潘邠老（大臨）蕭千巖（海藻）蕭梅坡（育）朱灝山（翌）游唐林（子蒙）游寒巖游伯莊（儀）尤梁溪（延之，名表）杜小山李梅亭（劉）任斯庵鄧中齋（光薦）彭虛寮（子翔）劉溪翁（淮）劉伯寵（褒）劉篁嶸（子賓）劉龍洲（過）劉後村（克莊）劉季孫（字文景）劉良佐（名應時）孫花翁（季蕃）孫南叟（作溫）馮雙溪（熙之）袁遜翁（世弼）謝無逸（逸）馮古洲（莊父）馬碧梧（廷鸞）梅和勝（執禮）鄒定（應可）武允蹈（德由）阮梅峯（秀實）林可山（洪）

書經儀禮可全

今書經多錯簡脫文，謂非古文也。宋三朝志載：「雍熙中，日本僧裔（音凋）然入貢云：『國中有古五經。』」歐陽公日本刀歌云：「徐生行時書未焚，逸書百篇今尚存，令嚴不許傳中國，舉世無人識古文。」歐言未必無據。又一統志：「永樂中，沅州御史劉有年上儀禮逸經十八篇，」是儀禮亦未亡也。不知當時廟堂無一人表章傳之，今日無一人奏以取之，豈古人求逸書之意耶？予問人曰：「不知。」豈所載皆非耶？

周公謹

元人周密公謹，居齊之東，作書曰齊東野語。後來杭，居癸辛街，書名癸辛雜識。泗水出山東魯縣，號泗水潛夫，又嘗居華山之陽，號弁陽老人。以周子窗前草不除，號草窗。其識號各有有意也，記之。

劉徐紀錯

剪勝齋聞載：「劉伯溫泛西湖，望有天子氣，于吳頭楚尾，及見張士誠，夜登虎邱，又曰：『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。』復過濠，謁郭子興，遇太祖曰：『吾主翁也。』深自結納，告曰：『後十年當爲天子，我當輔之。』拂衣去。」按劉伯溫行狀，誌銘功臣錄，則見士誠以下俱無也。至正十九年，天兵纔下處州，命孫炎爲守，炎三請伯溫，方見，然後問道謁太祖于金陵，遂相輔焉。後惟爲母喪一離，非見而識之久而復仕也。舊聞又云：「徐中山王追及順帝，特縱而去之。郭滌陽有五子。」亦謬也。徐常二帥，既定山東，會兵臨清，則順帝已集宮嬪議行矣。滌陽三子，自載廟碑，非讀書多而以耳聞著述，此野史所以誤人也。

夢占

高宗夢傳說，武王夢九齡，孔子夢奠于兩楹，文中子曰：「至人無夢。」則經傳之言非歟？夫聖人清明在躬，志氣如神，隨物而應，無因遷也。偶夢焉，神靈啓之也，故無夢者，無衆人因想之夢，日所擾之者也。周禮有六夢之占，漢藝文志七略雜占以夢爲大洪容齋曰：「今妄術如林夢學殆絕。」非也。由晉樂廣因想之說興，而夢之理明矣。夢之理明而不必於占也，故至晉以後絕焉。

明皇遊月宮

唐明皇遊月宮，異聞錄以爲同申天師。唐逸史以爲同羅公遠。集異紀以爲同葉法善。其中遊事，又小不同。羅公遠多擲杖化銀橋之事，集異記載所遊過譚州，幽怪錄又爲過廣陵，似此諸說不同，要非親切之言，真實之事，好奇者之所爲也，或一時宮人傳說之事耳。

仙亦不久

予觀仙家之事，如丁令威返家，而人民已非；王質觀棋而伐柯已爛，則時刻已過百年矣。然人之所以慕神仙者，以其能長生久世。今須臾過百年，若七八十年，是過數千年矣，則其處世亦若人之光陰也。後亦散去，與人同，亦何貴哉？

象膽

舊聞象膽春在前左膊，夏在前右膊，秋則後之左膊，而冬則後之右膊。近會仕宦于廣西者云：「土官嘗殺象草客，其膽不應四時四膊也。」予心疑其豈肉具十二生肖，各因其月分而以膽附耶？因考埤雅舊說，固具又云：「亦隨月轉在諸肉，如正月屬寅，在虎肉也。」則與宦客所言相同。此理也，舊說爲謬。

詩文類

各詩之始

四言古詩，如舜典之歌，已其始矣。今但以三百篇而下論之。漢有韋孟一篇，雖入諸選，其辭多誹怨而無優柔不迫之意。若晉淵明、停雲、茂先勵志等作，當爲最古者也。後惟子厚、皇雅、章其庶幾乎故子西曰：「退之不能作也。」蓋此意摹擬太深，未免蹈襲風雅，多涉理趣，又似銘贊文體。世道日降，文句難古，苟非辭意渾融，性情流出，安能至哉？五言古詩，源於漢之蘇李，流於魏之曹劉，乃其冠也。汪洋乎兩晉，靖節最爲高古。元嘉以後，雖有三謝諸人，漸爲鏤刻。迨唐陳子昂出一掃陳隋之弊，所謂上遏貞觀之微波，下決開元之正派。直至考亭夫子，又得其雅正之純也。楊仲弘曰：「五言詩或興起，或賦起，或比起，須要意深辭溫，感慨傷思者，貴乎感動人情；閑適寫景者，貴乎雅淡悠揚，如古詩十九首是也。」嗚呼，豈易能哉？七言古詩，唐詩品彙高漫叟詩話皆云：「雖起於漢武柏梁之作，而甯戚

南山歌已備其體矣。予意商歌後雖七言，首二句三言，已非古詩之體。蓋歌行可以長短句，七言古詩，恐當一律，成文始於漢武無疑也。若以商歌爲是，則薤露等篇，亦可以入矣。但選中有雜一二歌字者，不知何也。惟品彙最高，辭旨雖似古詩，而終贅一歌字者，則多入長短句矣。故詩法辯體入韓公河之水於七言，不知劉履又斷爲此楚語也。絕句之法，楊伯謙曰：「五言絕句，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，則摩詰效顧陸作七言，唐初尙少，中唐漸甚。」楊言大略如此而不考。梁簡文夜望單鴈，則已有七言絕，但少耳。又按詩法源流云：「絕句者，截句也。如後兩句對者，是截律詩前四句，前兩句對者，是截律詩後四句，皆對者，是截中四句，皆不對者，則截前後各兩句也。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，觀李漢編昌黎集，凡絕句皆收入律詩是也。」周伯弼曰：「絕句以第三句爲主，須以實事寓意，則轉換有力，涵蓄無盡。」此又其法也。歌行等作，詩林辯體云：「昔人論歌辭，有有聲有辭者，若郊廟樂章及饒歌等曲，是也；有辭無聲者，若後人之所述作，未必盡可被於管絃也。夫自周衰，採詩之官廢，漢魏之世，歌詠難興，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，因其立辭之意曰辭，體如行書曰行，述事本末曰引，悲如蛩螢曰吟，委曲盡情曰曲，放情長言曰歌，言通俚俗曰謠，感而發言曰嘆，憤而不怒曰怨，雖其名各不同，然皆六義之餘也。唐世詩人共推李杜，太白則多擬古題，少陵則卽事名篇，此又所當知也。律詩雖始於唐，亦由梁陳以來駢儷之漸，不若古體之高遠，大抵律詩拘於定體，詩至此而古意微矣。雖然，對偶音律，亦文辭之不可廢者，但至於換句拗體之類，又律之變，斯爲下矣。」楊仲弘云：「凡作律詩，起處要平直，承處要從容，轉處要變化，結處要淵永，上下要相聯，首尾要相應，最忌俗字、俗意、俗語、俗韻。」可謂至妙之言也。排律雖始於唐，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，首尾排句，聯對精密，梁陳之間，儷句尤多，大抵止於五言，七言則絕少矣。不當鍊句鍛字，大致工巧，只要抒情陳意，通篇貫徹，若老杜贈韋左丞等作，前後不對處，也有此極其佳者也。

永樂中秋，上方開宴賞月，月爲雲掩，召學士解綰賦詩，遂口占風落梅一闕，其詞云：「嫦娥面，今夜圓，下雲簾，不著臣見，拚今宵倚欄不去眠，看誰過廣寒宮殿。」上覽之，懽甚，復命賦長篇，又成長短句以進，歌曰：「吾聞廣寒八萬三千修月斧，暗處生明缺處補。不知七寶何以修合成，孤光洞徹乾坤萬萬古。三秋正中夜當午，佳期不擬嫦娥誤。酒杯狼藉燭無輝，天上人間隔風雨。玉女莫乘鸞，仙人休伐樹，天柱不可登，虹橋在何處？帝閣悠悠叫無路，吾欲斬蜃蛙，磔其免，坐令天宇絕纖塵。世上青霄燦如故。」黃金爲節玉爲輅，縹緲鸞車爛無數，水晶簾外河漢橫，冰壺影裏笙歌度。雲旗盡下飛玄武，青鳥啣書報王母。但期歲歲奉宸遊，來看霓裳羽衣舞。」上益喜。同綰飲過夜半，月復明朗，上大笑曰：「子才真可謂奪天手段也。」蓋既以其天才，又歌有「坐令天宇絕纖塵」等句。今集止載後歌，而雜僞者多也。

學詩有成

國朝羅環江右人也，自習舉子業至登科，不知何謂之詩。後考庶吉士學士，試以秋宮怨，默然無以答。遍問同考者，同考對以韻脚起結聯對如此。然後卽作一詩云：「獨倚欄杆強笑歌，香肌消瘦怯春羅。羞將舊恨題紅葉，添得新愁上翠蛾。雨過玉堦秋色靜，月明青瑣夜涼多。平土不識春風面，天地無情奈老何。」主試者語之曰：「爾後必能詩。」已而果然。卽此詩有別才，亦可知也。

詩意同

子嘗見一勢利之人，因卽瓶花而作一絕云：「白白紅紅室滿春，祇將顏色媚時人。不知根蒂原無幾，獨藉瓶罌枉弄神。」昨讀郭元振集，有詠雲絕句曰：「聚散虛空去復還，野人閑處倚筇看。不知身是無根物，蔽月遮星作萬端。」予意此詩，郭亦當時或譏武氏，故與瓶花同意耳。

各文之始

詔、勅、制、誥，皆王言也。若書之典、謨、訓、誥、誓、命之類，三代無名。秦李斯始議命爲制，令爲詔。至漢高祖，有太子勅，武帝有責楊僕勅。誥雖本於湯誥，布告令於四方者也。與詔同義。然聖經不與後世文辭同，故辨體取春秋傳文爲式。今乃告身之誥是也。夫四體自唐以後，多用四六，殊不知制誥雖可，而詔勅必須直言，皆貴乎典雅溫潤，理不可僻，而語不可巧也。策義有二：在漢若治安賢良，在宋若臣事民政，類今之奏疏，故說文曰：「謀也。」問而答之謂之對策，則今之科場者是也。——呂東萊分之爲二類是矣。辨體載制策而遺對策，恐未盡也。至於冊立皇后太子，晉宋九錫文冊，蓋「冊」「策」通用，古以竹簡書，乃用此一冊一字，其文則又上與下之言也。表者白也，以情旨表白於外，漢則散文，唐以後用四六矣。真西山云：「表中眼目，全在破題，又忌大露，文必簡潔精緻也。」文章緣起曰：「露布始於賈洪爲馬超伐曹操。」予考漢桓時，地因數震，李雲露布上書，移副三府，註謂「不封」，則是漢時已有其名。至魏以後，專爲軍書，本義露於耳目，布之四海也。若元魏戰捷，欲聞於天下，乃書帛建于漆竿之上，名爲露布。文心雕龍又曰：「露板」皆因其名而巧於用義耳。檄者激也，始於張儀爲檄楚相，辭意則暴彼罪惡，揚己威武，論天時人事，使忠義憤發，亦軍書也。箴、銘、頌、贊，體皆韻語，而義各不同。箴者規戒之辭，如箴之療疾，銘者名器自警，贊者稱揚贊美，頌則形容功德。——皆起於三代，惟贊始於漢之班固，辨體論之詳矣。文則欲其瞻麗宏肆，而有雍容起伏之態。記者紀也，禹貢顧命，義固記祖，未有名也。戴記學記，文選又不載焉，以非後世文辭同也。故以韓柳爲祖，記其日月人事，後略爲議論而已，與志無遠焉。序者次序其事也，始於詩書之有序，故金石例曰：「序，典籍之所以作也。後世贈送燕集等作是也。」論者議也，昭明文選以其有二體，一曰史論，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，以斷其人之美惡，一曰設論，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。——宜恐過爲之分，善乎劉勰曰：「陳政則與議說合，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，辨史則與贊辭齊行，論文則與序引其紀。」信夫說者釋也，述也，解釋義理，而以己意述之，祖於夫子，說卦許慎說文，盧學士曰：「說須出自己之意，橫說豎說，以抑揚詳贖爲上，若陸機文賦以爲說，煒弈而譎狂，豈知

言哉？「解之義則近於說矣，而源於唐。原者推原也；辨者，辨析也。一則由於易之原始反終之訓，一則由於孟子好辨之答，故有是名。文體則皆以退之五原辨諱等作，必須理明義精，曲折詳盡，有關世教之大者，可名之也。奏疏之名不一，曰上疏，曰上書，曰奏劄，曰奏狀，曰奏議，恐其漏泄，俱封囊以進，故謂之封事。臣告君之辭也。祖於伊訓，無逸諸篇，彈文固目中之，而其辭則要核實風軌，所謂氣流墨中，聲動簡外可也。傳則載一人之事，創自馬遷，體亦不同。如遷之作荀孟，不正言而及諸子，范曄之傳黃憲，無事迹而言語形容，此體之變也。至韓作毛穎，又變體之變，此在作者之筆也。行狀則實紀一人之事，爲死者求誌之辭也。埋銘、墓誌、墓表、墓碣，皆一類也。銘誌則埋於土，表碣則樹於外，述其世系、歲月、名字、爵里、學行、履歷、恐陵谷變遷故也。然在土者文簡，在外者稍詳。表謂有官者，碣謂無官者，漢晉來有之矣。誄辭、哀辭、祭文，亦一類也。皆生者悼惜死者之情，隨作者起義而已。誄始於魯哀公之於孔子，哀始於張茂先之於晉武，祭文則孟德於喬玄也。辭貴親切真實，情溢於言可也。若禱神之文，則又當爲悔過遷善之語。題跋，漢晉諸集未載，惟唐韓柳有讀某書某文題，宋歐曾又有跋語，其意不大相遠，故文鑑文類總曰題跋，其義不可墮人窠臼，其辭貴乎簡健峭拔，跋尤甚於題也。辭賦一例，古賦辨體辨之精矣，予不贅焉。

紅木樨詩

木樨花，本草諸書皆言白蕊黃香。謝無逸詩曰：「白雲凝酥點嫩黃。」于武陵曰：「夜揉黃雪作秋光。」則知晉以來同也。小爾雅又云「丹桂」者，何哉？後見四明舊志有大紅樨，因與人言聞吾杭錢塘學中舊曾有一本。今讀話腴載「宋高廟時，象山史本家木樨忽變紅色，因獻闕下。高廟畫爲扇面，作詩以賜從臣，詩云：『秋入幽巖桂影團，香深露雪照林丹。應隨王母瑤池宴，染得朝霞下廣寒。』」然志中又載詩云：「月宮移得日宮栽，引得輕紅人面來。好向煙霄承雨露，丹心一點爲君開。」觀其辭意又似當時臣下之詠者，志收或訛。又曰「自是四方爭傳史本以孫枝接也。」吾杭或亦當時所傳。顏魯公集有謝人青桂花詩，此尤異耳。